

南湖头条

钱云飞

忆母亲

后婆母,肆意总会给母亲“小鞋穿”,又加上其次子已长到18岁,此子且为人聪颖伶俐,不幸突患天殇。当时能把母亲悲痛的转不过弯来,隆冬腊月,她竟破冰投塘,一意要陪儿子同去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母亲才跳出旧社会那个黑暗的牢笼。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,她光荣地当上了小乡农会妇女主席,白天走村串户发动群众,夜晚集中开会,带动穷苦农民翻身打土豪,这一战就是十几个春秋。她亲手为乡里办起了两所小学,当她亲眼目睹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活蹦乱跳的娃娃们走进课堂时,她的脸上这才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笑靥来。

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,就是那年母亲去县城开会,她和农会主席一块儿走到距县城还有几公里的地方,遇到了难题——过桥。这里叫肖家河,是唯一能通往县城的一座长200米、高2米的21孔独木桥。此时,那淡蓝色的天穹悬空挂着一道道夕阳的帷幕,桥下河水汨汨地向东流淌着,阳光在水面上泛起了刺眼的光耀,加上老人已年逾百又是裹足小脚。当她一踏上那狭窄而颤悠的桥板时,就头晕目眩,两腿发抖,几乎就要跌下河去,她不得不退回来。当时她心想,如果让农会主席背过河去,一怕便桥承受不了,二怕他

一个大男人家殊有不便。她实在没有从桥上走过去的本领,可是母亲脑海里突然涌现出许多美好的憧憬。即这次县劳模会机不可失,到时候准能看到县上的领导人,可以聆听到县长那宏亮彻耳的讲话声,可以第一次看到什么是电灯、电话?那京汉铁路上的火车到底有多长……。说来也巧,正当这时,迎面长空荡击着一只骄傲的雄鹰,正时高时低地映入母亲的眼帘,殊不知老人早就有想借鹰的翅膀飞过泲河彼岸的想法。一时间,她与雄鹰相比又自愧不如。眼看太阳就要躲进贤山那个边角,母亲的内心还在徘徊无从。直到最后,她还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涌向心头,鼓舞着她从桥上左一弓一曲的爬了过去。母亲爬桥的事,我本意多着笔墨,将她那次复杂的心理斗争,与今天这一连修的泲河彩虹桥,庄严雄伟的公路大桥以及民权塔式斜拉桥等,来一个鲜明的对比,以激发广大青少年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,但限于约稿篇幅,只好忍痛割爱。

母亲乐于古稀之年,还为我们姐弟俩拉扯了十几个子孙孙女,能把她累成苦乐交集,难于言表。同时,她还亲切地为这帮孩子们起了“九成、连成、积粮、全群、新民、集中”等含意深长的乳名,看到她们那一个个天真无邪

的劲儿,老人心里总是乐滋滋的,而这群孩子们也自然是对老人敬仰不已。她的长子患重疾先走一步,弄成个白发送黑发,这也是母亲一生中最大的悲哀之一。为了对其长子的眷恋,她生前特意安排长子孙永谋,为她的后世身着麻布重孝,以示她对其长子英年早衰的沉痛思念。

俗言:“心爱的是大,疼的是么”。我本来不是么,但倒轮上了个么。母亲当农会干部时,我正好是提提的时候,她特别疼爱我,经常带我到地里去拔草,去经受阳光的浴沐,带我到村组去开会,让我给一部分老人起名字,大会演讲,帮助干部填写土改证书……大凡所到之处,无不有尊崇我母亲为“老主席”的,也自然就会有个人赞许我的。我小时候有个爱吃“咸米饭”的毛病,还爱吃母亲做的“清炖肉”,我也不知道她老人家亲手为我做了多少我最爱吃的咸米饭和清炖肉。因此,父母对儿女的养育之恩高高在上,真是煞身难报。前不久,在新编的《钱氏族谱》“巾幗篇”里,还为母亲生平记载了光辉灿烂的一页。

家家有老人,人人都会老。为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,我曾多次发誓要永远洁身自好,决不让她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为后人而汗颜。我不仅教导自己的子女成为祖国建设的有用人才,而且我一名没学业修养的人,一直没有被社会所泯没,而这一半会还地地道道地圆了我的“作家之梦”。这就是母亲传给我的继承之根、勤劳之本,它像无穷无尽的力量,在鼓舞着我不断奋进。能有今天,我首先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和支持,并继续遵循着伟大母亲的教导,永远沿着母亲这条长河,去漂泊着自己的美好人生。

挚爱亲情

雨中思外公

付饶



今夜的北京下雨了,一如前天晚上的信阳。

大前天、前天,我第一次回家奔丧。逝者是外公,享年90岁。

外公走得很安详,行前剪了指甲,理了头发,逛了公园、会了战友,与家人共进午餐,安

然睡去,没有留下一句话。

在他简朴而隆重的追悼会上,我听到他生前的简历,足足两页。刘邓大军、审判长、民政局副局长……一两年就换一个职务,经历了解放、肃反、反右、三面红旗、大饥荒、文革、改革开放……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离休。我这才知道,每天坚持看书看报的外公,在30年前还有这样叱咤风云的经历。

我印象中的外公,正如我表哥翔笔下的这般:“书房里,我和饶并排坐在板凳上,就像我们2岁时那样,就像我们5岁时那样,就像我们10岁时那样,就像我们20岁时那样。我们听着浓重四川口音饶有兴味背诵的木兰诗、岳飞满江红、文天祥正气歌、诸葛亮前后出师表;抑或是别具川味且滔滔不绝的您的革命故事……”放大镜、剪报用的小剪刀、六点半十分的信阳天气预报;左手背在身后、右手三只手指捏住洋葱盒,背书时紧闭的双眼、微皱的眉头……离休后,几十年如一日,外公的生活极为规律,对儿孙讲述的话也重复且固定。正因如此,外公已经成为了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符号。当他存在时,我们习以为常。当他失去了,我们的生命就缺失了一部分。

记得小学学到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我的体会就极为深刻。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力量,让十几岁离家的外公,70多年生活在河南信阳方言的环境中,仍能坚持四川射洪县口音。这

种“执拗”其实在他一生中还有很多。不说假话,不整人、“两袖清风一尘不染”(外公对自己的评价)……或许“问心无愧”是他高寿的原因,也是他晚年祥和幸福的原因。

在外公的葬礼上,我看到大舅一家、二舅一家、三舅一家、我的父母全部尽心尽力。接待前来吊唁的亲友,都能不失礼数,送他最后一程时,大舅、二舅、三舅,尤其是妈妈都哭成泪人。其实这种大家庭劲儿往一处使的场景我经常见到。自2000年以来,外公外婆数次生病,无不是四位子女、三位儿媳、一位女婿乃至四位第三代排班守候,竭力照顾;外公晚年想到深圳特区走走看看,三舅陪同,父母在深圳的朋友接待,让老人坐了飞机,坐了软卧火车,过了把“南巡”瘾。父母是最好的老师,外公的一生,能有这样孝顺的子女,身教是重要的因素,而他的子女们,又做给了我们下一代看。老人没有留下什么话,或许也是因为对这个家庭很放心,认为没什么值得牵挂。

尽管大家说,老人家有福有爱,没有痛苦地去了,走时也没给子女添麻烦;尽管大家说,90岁高龄无疾而终是“喜丧”,但当我昨天回到北京、夜幕降临,眼泪仍然止不住地喷薄而出。现在写这篇文章时,泪水又流了下来。我知道,这是悲欣交集的泪水。这些泪水与窗外的雨相呼应,寄托着我的哀思,也寄托着外公对未来的期望。

难过,她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,农村孩子的学习环境仍没得到多大改善,跟她小时候在老家的学校没啥两样,只是学生比以前更少了,破旧的教室显得空荡荡的。她为学生们难过,在同一片蓝天下,他们与城里孩子相比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另一种人生。同时也为自己难过,自己宝贵的青春将会消耗在这个远离现代繁华的小山村。

面对一双双清澈的充满求知欲望的眼睛,小米顾不上多想,作为教师与生俱来的责任感让小米很快投入到教学中,在这些孩子身上她仿佛看到自己小时候的影子,她决定为他们做点什么。

她教语文、数学、英语,当班主任,当辅导员,组织学生开运动会,教学生唱歌,跳舞,做手工。在她的日志里,经常能看到学生们在运动会上生龙活虎的模样,学生做的手工作品也被她贴在空间,还附上充满爱心的文字。学生们信任她,崇拜她,她也乐在其中。

前不久我跟小米联系,今年我们的生日正赶上六一儿童节,我问她准备在哪儿庆祝。她说她不能回来过生日了,因为在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她去。她要留在学校给孩子们编排节目,前几年没条件没专业老师,学校没组织过什么活动,现在她来了,她想陪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儿童节。

生日那天晚上我接到小米的电话,电话中她难掩自己激动的心情,她告诉我今天她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,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生日。

原来学生们不知从哪儿知道了小米的生日,他们一直记在心上,并且背着小米策划着,

准备在生日当天送她一个惊喜。这些孩子平时连一个雪糕都难得吃到,居然自发地凑钱,在街上唯一的一家蛋糕店精心挑选了一个大号的生日蛋糕,是里面有水果的那种,这应该是店里最豪华的一种蛋糕吧。

“六一”节目表演一结束,孩子们围在小米身边,神秘地让她闭上眼睛。等她得到允许睁开眼睛的那一刻,她流泪了。出现在她眼前的是一个漂亮的生日蛋糕,一根根小蜡烛闪烁着七彩的光芒,映衬着孩子们一张张红扑扑的沾满汗渍的笑脸,一双双眼睛那么紧张那么期待地望着她。

生日蛋糕被小心翼翼地分成32份,31个孩子每人手捧一块小小的蛋糕,天气太热,蛋糕中间的水果已经变味了,小米担心孩子们吃坏肚子,叮嘱他们只吃蛋糕上面薄薄的一层奶油。可这小小的遗憾丝毫未影响孩子们的情绪,大家一边吃一边笑一边抠蛋糕上的奶油出其不意地往同学脸上抹去。在孩子们的簇拥下,小米尽情地痴着、笑着、哭着,脸上说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。

小米说这是她吃到的最美味的生日蛋糕,她还把蛋糕的模样拍成照片存放在手机里,她说这份礼物她要珍藏着,永远不会从记忆中抹去。

她的话我信,我也清楚今晚小米必须要找个人倾诉,只有这样,才能让她心中的快乐与感动不至于溢出来。电话这头的我,一直以为自己的心已被现实磨砺成一枚坚果,可面对这种场面,我依然会热泪盈眶。

弥漫红尘

您在哪里

赵徐翔



书桌上,您的放大镜和剪报用的小剪刀静静地躺着,报纸翻开到养生保健板块,窗外的微风轻轻地翻开您的老年诗词选,一页页地掠过,就像您还坐在这里翻看着,但是只剩一片空荡荡……

院子里,传来打牛奶的叫卖声,牛奶锅和牛奶票静静地茶几上等着,等着那句四川口音的“翔,下去打牛奶”,但是屋里只剩一片静悄悄……

电视荧幕上,时钟指向了傍晚六点半,播音员和平日一样播送着信阳天气预报,但是电视机前没有了那个关切的眼神,没有了将天气情况记录在台历上的身影,只剩一片沉寂……

书房里,我和饶并排坐在板凳上,就像我们2岁时那样,就像我们5岁时那样,就像我们10岁时那样,就像我们20岁时那样,我们想听浓重四川口音且饶有兴味背诵的木兰诗,岳飞满江红,文天祥正气歌,诸葛亮前后出师表;亦或是别具川味且滔滔不绝的您的革命故事。但是什么都没有,只有您满桌书籍报刊映出我们孤独的背影……

屏幕前,我以为我已经长大,不再是13年前那次因为您病重就把眼睛哭肿的我,我以为我已经可以劝慰伤心的奶奶,姑姑和爸爸。但在乘坐列车的归途上,在回到房间独处时,我再次成了那个12岁的男孩儿,无法承受失去您的现实而泣不成声。只不过这一次,这一次我无论如何伤心,如何祈祷也再不能让您回来……

我知道您走得安详,走得平静,人们都说90高寿的老人如此善终是平生积德甚多的结果。我也知道这样的文章里都要说请您安息,而我也确实希望您能在另一个世界享乐。但是请原谅我,现在的我真的听不进去那些话,写不出来那些字,我只想要我的爷爷……

爷爷……

天使在人间

小米的生日礼物

郑英

小米是我四姨家的孩子,和我同月同日出生,每年生日那天,我们总会见面小聚或相互短信问候。

小米从小头脑聪明成绩好,四姨和四姨夫省吃俭用供她上学,指望她从山沟沟里走出去,找个好工作成为一个体面的城里人。

大学毕业后,小米和同学结伴到上海,她英语好,人又灵气漂亮,很快在一家公司应聘了一个岗位,自己也挺满意。可四姨和四姨夫认为那是给人家打临时工,不牢靠,再说一个女孩子家在外漂泊他们也不放心,因此天天打电话硬是把小米从上海弄回来。回来了又怎样?没背景没关系,照样找不到正式工作。小米不甘心,她向往外面精彩的世界,年轻的她怀揣着梦想,但面对操劳一辈子的父母她只有让步。

后来小米报名参加了当地招教考试,以优异的成绩当上了一名老师。终于有了带编制的正式工作,四姨一家的心总算踏实了。

当年这批新招的老师全部安排到乡下支教,小米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农村小学。学校不通公路,坐汽车到镇上再转乘蹦蹦车后还要步行好久。这是一个总共只有一百多个学生的学校,望着眼前的一切,小米感到既熟悉又